

迦陵詩詞稿

中華書局

迦陵詩詞稿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迦陵詩詞稿 / 葉嘉瑩著 . — 北京 : 中華書局 , 2014.5

ISBN 978-7-101-10016-7

I . 迦… II . 葉… III . 詩詞 - 作品集 - 中國 - 當代 IV . 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4) 第 034486 號

迦陵詩詞稿

著者 葉嘉瑩

責任編輯 劉樹林

裝幀設計 劉洋
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三十八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次 刷 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二〇一四年五月杭州第一次印刷

一〇〇〇冊

ISBN 978-7-101-10016-7

定 書 印 價 號 數 二百圓

ISBN 978-7-101-10016-7



9 787101 100167

學詞自述（代序）

葉嘉瑩

嘉瑩於一九二四年生於燕京之舊家。初識字時，父母即授以四聲之辨識。學齡時，又延姨母爲師，課以四書。十歲以後，即從伯父習作舊詩。然未嘗學爲詞，而性頗好之，暇輒自取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諸小令誦讀，亦仿佛若有所得，而不能自言其好惡。年十一，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後，母親爲購得《詞學小叢書》一部，始得讀其中所附錄之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，深感其見解精微，思

想睿智，每一讀之則心中常有戚戚之感。於是對詞之愛好益深。間亦嘗試寫作，然以未習詞之格律，但能寫《浣溪沙》、《鷓鴣天》等與詩律相近之小令而已。

一九四一年，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，次年始從清河顧隨羨季先生受讀唐宋詩，繼又旁聽其詞選諸課。羨季先生原畢業於北京大學之英文系，然幼承家學，對古典詩歌有深厚之素養，而尤長於詞曲。講課時出入於古今中外之名著與理論之間，旁徵博引，意興風發，論說入微，喻想豐富，予嘉瑩之啓迪昭示極多。嘉瑩每以習作之詩、詞、曲呈先生批閱，先生輒對之獎

勉備至。一日，擬取嘉瑩習作之小令數闕交報刊發表，因問嘉瑩亦有筆名或別號否？而嘉瑩性情簡率，素無別號。適方讀佛書，見《楞嚴經》中有鳥名迦陵者，其仙音徧十方界，而『迦陵』與『嘉瑩』之音，頗爲相近，因取爲筆名焉，是爲第一次詞作之發表。其後繼有作品發表，無論爲創作或論著，遂一直沿用此別號迄今，而與清代詞人陳維崧之號『迦陵』者，固不相涉也。

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後，曾在當時北平之數所私立中學任教。一九四八年三月，赴南京結婚，是年秋，隨外子職務之遷移轉往臺灣。其後一年，甫生一女，即遭遇憂患，除一直未斷

教學之工作，藉以勉強餬口撫養幼嬰之外，蓋嘗拋棄筆墨不事研讀寫作者，有數年之久。

一九五三年，自臺南轉往臺北，得舊日輔仁大學教師之介紹至臺灣大學任教。一九六六年應聘赴美，曾先後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哈佛大學任客座教授。一九六九年，應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之聘，至該校任亞洲研究系教授迄今。一生從事教學工作，雖在流離艱苦中，未嘗間斷，今日計之，蓋已有三十八年之久矣。

主要著作已刊行者，有《迦陵談詩》、《迦陵談詞》、《杜甫

秋興八首集說》、《迦陵存稿》、《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》、《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》、《迦陵論詞叢稿》等（前四種在臺灣刊印，第五、第六種原在香港中華書局刊印，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，最後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）。此外，尚有發表於國內外各大學學報之中英文論著多篇，又有《迦陵論詩叢稿》一種，現正由北京中華書局刊印中。至於詩詞曲之創作，則舊日在家居求學時期，雖有所作，而其後爲生活所累，憂患之餘，遂不復從事吟詠。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，因多次返國，爲故國鄉情所動，始再從事詩詞之創作，而不復爲曲矣。部分詩詞稿

曾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其中刊印或有脫誤，或有經編者因編排需要而加以改動者，均尚未加以整理。

平生論詞，早年曾受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及顧羨季先生教學之影響，喜讀五代及北宋之作，至於南宋諸家，則除辛棄疾一人外，對其他詞人賞愛者甚少。其後因在各大學任教，講授詞選多年，識見及興趣日益開拓，又因在國外任教之故，對西方之文學理論亦有所接觸，於是對詩歌之評賞，遂逐漸形成一己之見解。對舊傳統之詞論，漸能識其要旨及短長之所在，且能以西方之思辨方法加以研析及說明。所寫《常州詞派比興寄

託之說的新檢討》及《人間詞話》中批評之理論與實踐》諸文，皆可見出對評詞之理論方面所持之見解。至於從《溫韋馮李四家詞之風格》、《夢窗詞之現代觀》及《碧山詞析論》諸文中，則可以分別見出對不同風格之作者，在評說時所採取之不同途徑。要而言之，則對詞之看法，蓋以爲詞與詩二者，既同屬廣義之詩歌，是以在性質上既有其相同之處，亦有其相異之點。若就其同者言之，則詩歌之創作首在其能有『情動於中』之一種感發之動機。此種感發既可以得之於『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』的大自然界之現象；亦可以得之於離合悲歡撫時感事的人事界

之現象。既有此感發之動機以後，還須要具有一種能將其『形之於言』的表達之能力，然後方能將其寫之爲詩，故『能感之』與『能寫之』實當爲詩與詞之創作所同須具備之兩種重要質素。然而詩人之處境不同，稟賦各異，其能感與能寫之質素，自亦有千差萬別之區分。故詩歌之評賞，便首需對此二種質素能做出精密正確之衡量。同是能感之，而其所感是否有深淺厚薄之不同；同是能寫之，而其所寫是否有優劣高下之軒輊。此實爲詩與詞之評賞所同需具備之兩項衡量標準。是則詩與詞無論就其創作之質素而言，或就其評賞之標準而言，二者在基本上固

原有其相同之處也。然而詩與詞又畢竟爲兩種不同之韻文體式，是以二者間遂又存在有許多相異之點。而造成此多種相異之點者，則主要由於形式之不同與性質之不同兩種重要因素。先就形式之不同言之：詞之篇幅短小，雖有長調，亦不能與詩中之五七言長古相比，而且每句之字數不同，音律亦曲折多變，故爾如詩中杜甫《北征》之質樸宏偉，白居易《長恨歌》之委曲詳盡，便皆非詞中之所能有。然而如詞中馮延巳《鵲踏枝》之盤旋頓挫，秦觀《八六子》之清麗芊綿，則又非詩中之所能有矣。再就性質之不同言之，則詩在傳統中一向即重視『言志』之用意，

而詞在文人詩客眼中，則不過爲歌筵酒席之艷曲而已。是以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令，其內容所寫皆不過爲傷春怨別之情，閨閣園亭之景，以視詩中陶、謝、李、杜之情思襟抱，則自有所弗及矣。然而詞之特色卻正在於能以其幽微婉約之情景，予讀者心魂深處一種窈眇難言之觸動，而此種觸動則可以引人生無窮之感發與聯想，此實當爲詞之一大特質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曾以『深美閎約』四字稱美馮延巳之小詞，又往往以豐美之聯想說晏、歐諸家之詞，便皆可視爲自此種特質以讀詞之表現。然而此種特質，在作者而言，亦有得有不得也。是以作詩與說詩

固重感發，而作詞與說詞之人則尤貴其能有善於感發之資質也。其後蘇、辛二家出而詞之意境一變，遂能以詞之體式叙寫志意，抒發襟懷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於剪紅刻翠之外，屹然別立一宗，此固爲詞之發展史上之一大盛事。蓋五代北宋之小令，在當時士大夫之觀感中，原不過爲遣興之歌曲，自蘇、辛出而後能使詞與詩在文學上獲得同等之地位，意境既得以擴大，地位亦得以提高，此豐功偉績固有足資稱述者在也。然而既以詩境入詞，而詞遂竟同於詩，則又安貴乎其有詞也？是以蘇、辛二人之佳作，皆不僅在其能以詩境入詞而已，而尤在其既能以詩境入詞，而

又能具有詞之特質，如此者乃爲其真正佳處之所在也。夫詩之意境何？能寫襟抱志意也。詞之特質何？則善於感發也。是以杜甫在詩中之寫其襟抱志意也，乃可以有『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』，『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』之句，直寫胸懷，古樸質拙，自足以感人肺腑，此原爲五言古詩之一種特質。然而如以長短句之形式寫爲此種質拙之句，則不免有率露之譏矣。此蓋由形式不同，故其風格亦不能盡同也。是以蘇東坡之寫其高遠之懷，則以『瓊樓玉宇』爲言，寫其幽人之抱，則以『縹緲孤鴻』爲喻。至於辛稼軒之豪放健舉，慷慨縱橫，然而觀其《水

龍吟》詞之『楚天千里清秋』，《沁園春》詞之『疊嶂西馳，萬馬回旋』諸作，其滿腔忠憤鬱鬱不平之氣，乃全以鮮明之形象，情景之相生，及用辭遣句之盤鬱頓挫表出之，無一語明涉時事，無一言直陳忠愛，而其感發動人之力則雖歷千古而常新。後之人不明此理，而誤以叫囂爲豪放，若此者既不足以知婉約，而又安知所謂豪放哉！至於蘇、辛而後，又有專以雕琢功力取勝者，如南宋後期諸家，此固亦爲各種文學體式發展至晚期以後之自然現象。若欲論其優劣，則如果以詞之特質言之，固仍當以其中感發之質素之深淺厚薄爲衡量之標準。夢窗、碧山縱不免晦

澀沉滯之譏，然而有足觀者，便因此二家之作品，仍並皆蘊含有深遠幽微之感發之質素。至若草窗、玉田諸人，則縱使極力求工，而其感發之力則未免有所不足矣。昔周濟在其《宋四家詞選序論》中，即曾云：『草窗鏤冰刻楮，精妙絕倫，但立意不高，取徑不遠，當與玉田抗行，未可方駕王、吳也。』所論實深爲有見。而其所謂『立意不高，取徑不遠』者，固當正由於其『能感之』之質素既有所不足，『能寫之』之質素亦有所不足，是以既不能具有感發之力，亦不能傳達感發之力故也。平生論詞之見約略如此，至其詳說，則有《迦陵論詞叢稿》諸書可供參考焉。